池北偶談/卷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六 ◄

池北偶談
卷十七

► 卷十八

記觀施愚山書畫

辛亥秋，偶觀施愚山〈閏章〉所攜書畫。東坡書二通：其一與柳子玉、寶覺師會金山詩。又其一云：「呂夢得承事，年八十三，讀書作詩，手不廢卷，室如懸罄，但貯古今書帖而已。作詩示慈雲老師。」後有常熟嚴文靖公〈訥〉跋。又元人趙仲穆畫竹，愚山作記，沈繹堂書之。又徐渭畫芭蕉，自題云：「蕉葉屠埋短後衣，墨描鐵銹虎斑皮；老夫貌此堪誰比？朱亥椎臨袖口時。」筆墨奇肆之甚。

二曹詩

《南史》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，蓋與古語暗合。僖七年，鄭大夫孔叔，言於鄭伯曰：「心則不竟，何憚於病？」又宋曹翰平江南後，久為環衛。一日內宴，群臣賦詩，翰以武人不預，自陳少習為詩，亦乞應詔，太宗限刀字韻。翰援筆立成詩云：「三十年前學六韜，英名常得預時髦。曾因國難披金甲，不為家貧賣寶刀。臂健尚嫌弓力軟，眼明猶識陣雲高。庭前昨夜秋風起，羞看盤花舊戰袍。」太宗覽之，驟遷數級。二曹事絕相類，大奇。

明懷宗御書

在京師士大家，見明懷宗湣皇帝御書王維詩「松風吹解帶，山月照彈琴」十字。筆勢飛

動，上有「崇禎建極之寶。」

林茂之

林翁茂之〈古度〉居金陵，年八十餘，貧甚，冬夜眠敗絮中。其詩有「恰如孤鶴入蘆花」之句。方爾止〈文〉寄翁詩云：「積雪初晴鳥曬毛，閑攜幼女出林皐；家人莫怪兒衣薄，八十五翁猶縕袍。」及卒，周櫟園侍郎〈亮工〉葬之鐘山。

松筠庵詩

康熙庚申，刑侍高公〈珩〉再致政，歸淄川，未行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庵。相國益都馮公〈溥〉過之，流連竟日。高公贈詩云：「戶倚雙藤禪宇開，無人知是相公來；相看一笑忘朝市，風味依然兩秀才。」馮公和云：「隱几僧寮戶不開，天親無著憶從來；而今老去渾忘卻，祇識維摩是辯才。」予亦和云：「二老前身二大士，相逢半日畫爐灰；它年古寺經行地，記取寒山拾得來。」

墓誌

墓誌之始：《事祖廣記》引《炙轂子》以為始於王戎；馮鑒《續事始》以為起於西漢杜子春；高承《事物紀原》以為始於比幹；《槎上老舌》引孔子之喪，公西赤誌之，子張之喪，公明儀誌之之語。予按《檀弓》孔子之喪云云，蓋職誌之志，猶今之主喪云爾。改誌作誌，不可也。《封氏聞見記》青州古冢，有石刻銘云：「青州世子，東海女郎，賈昊以為東海王越女，嫁苟晞子。」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，有銘曰「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」，凡數百字。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，墓下題版文，則魏晉以來，例有之矣。

曹能始

明萬曆中年以後，迄啟、禎間，無詩。惟侯官曹能始宗伯〈學佺〉詩，得六朝、初唐之格。一時名士如吳兆、徐桂、林古度輩皆附之，然海內宗之者尚少。錢牧齋所折服，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。能始官四川參政，與監司謁撫按，必於館中別設一幾，隸人置書幾上，對眾一揖，即就幾披閱，不交一言，其孤亢如此。晚年大節如江萬里，尤不可及。予生甲戌，以辛卯中鄉試，乙未中會試，與先生相去一甲子，無不符合。

潁濱詩刻

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潁濱詩云：「亂山環合疑無路，小徑縈回長傍溪；仿佛夢中尋蜀道，興州東谷鳳州西。」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，而遼人刻石者。

汗青

《青溪暇筆》云：「古者書用竹簡，初稿書於汗青。汗青者，竹之青皮如浮汗，以其易於改抹也。既正，則殺青而書於竹素。殺，去聲，削也。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，則不可改易也。」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，取其青寫書，謂之殺青簡。則汗青、殺青一也。姚說未知何據？

紫泥

《青溪暇筆》云：「晉朝為詔，以青紙紫泥，紫泥猶今泥金之類。蓋泥紫色以書字也。」予按漢舊儀，天子信璽六，皆以武都紫泥封之。青囊白素裹，兩端無縫。《西京雜記》云：「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，加綠綈其上，非以書字也。」《藝林伐山》云：「今之紫泥，古謂之芝泥，皆濡印染籀之具也。」姚說誤。

宋諸帝書

宋諸帝多工書，如太宗及仁宗飛白，而高宗其尤著者。今徽宗書，往往從書畫題跋見之。於京口鶴林寺，曾見高宗書石刻。《青溪暇筆》記明南京舊內「忠實不欺之堂」扁書，清勁奇古類朱熹，乃理宗御筆，以賜郡守馬光祖者。太祖仍而不改云。

一技

近日一技之長，如雕竹則濮仲謙，螺甸則姜千里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，宜興泥壺則時大彬，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〈號壺隱道人〉，江寧扇則伊莘野、仰侍川，裝潢書畫則莊希叔，皆知名海內。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制銀器之類。所謂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歟？

鄧燿

李宗城汝藩作《鄧彰甫傳》云：

彰甫名燿，江陰人也。其先世為唐宗人，罹武曌之亂，避地日南，迄宋大中時，遂君其國。凡八傳至昊邟，無嗣。其女名昭聖，主國事，皆李姓也。閩奸人陳日熙，以詭計入贅，襲取之。始以避女主而逋，終以立女主而亡，事亦奇矣。昊邟遺腹子萼，育於舅氏，冒鄧姓，實虞禍也。三世以宦顯其國，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，幼岐嶷，國王器之，妻以女，拜左參知，初不知其為李氏裔也。文皇帝時，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，司空舉義師伐之，竟以德報怨矣。尋奉其幼主間道訴於闕廷。季犛佯服，懇請幼主歸國。甫入境，伏發，復殺之，並及天使。上赫然震怒，特遣成國公朱能、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，三禽偽王，滅其國，悉郡縣之。

司空實先內附為向導，厥功懋焉，拜行在工部尚書。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，茲乃以陪臣躐九卿，斯尤奇矣。子師晦任州守，以言事謫江陰尉，遂家焉。

彰甫為司空九世孫，虬髯白晰，雙眸炯然。善細書，絕技擅場，所書洛神賦，縱橫僅寸餘，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，毫芒彪炳，八法精勁，行伍井然。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，異哉！

按後漢師宜官，能於方寸間書千言，頗自矜重。間挈空囊過酒家，書其壁，觀者雲集，酒大售，因寬其直；飲酣，輒削書而去。梁鵠受其法，魏武重之，可方駕矣。

康海學柳

康德涵《武功·官師志》，學柳子厚《先友記》。柳作《獨孤申叔墓碣》，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，與《先支記》同一奇格。

屏山詩禪

劉屏山子翬，朱文公師也。其《屏山集》詩，往往多禪語。如牧牛頌云：「軟草豐苗任滿前，蒼然觳觫臥寒煙。直饒牧得渾純熟，痛處還應著一鞭。徑山寄道服云：「遠信殷勤到草庵，卻慚衰病豈能堪？聊將佛日三端布，為造青州一領衫。粲粲休誇綺與紈，紉蘭制芰亦良難；此袍遍滿三千界，要與寒兒共解顏。」此類是也。先生常語文公曰：「吾少官莆田，以疾病，時接佛老之徒，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，而心悅之。比歸，讀儒書，

而後知吾道之大，其體用之全乃如此。」故文公講學，初亦由禪入。

李鎮東書

昔人評謝康樂詩，如初日芙蓉；顏延之詩，如鏤金錯采。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：「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，文彩之鏤金。」

姑溪集

宋李之儀端叔《姑溪文集》五十卷：古賦詩十一卷，銘贊一卷，表啟書四卷，雜書一卷〈此上下闕數卷〉，手簡十七卷，序一卷，記二卷，題跋五卷，祭文青詞二卷，墓誌三卷，詞曲三卷。《後集》二十卷：古賦詩十三卷，銘贊一卷，序跋一卷，手簡三卷，誌狀二卷。端叔在蘇門，名次六君子，曩毛氏《津逮秘書》中刻其題跋。觀全集殊下秦、晁、張、陳遠甚，然其題跋自是勝場。

楊鐵崖二賦

楊廉夫作《悲舒王賦》，刺王安石云：「舉周官之剿說兮，胡獨忌夫春秋？宜天有變而弗畏兮，人有讒而易售。聽鳴鴟以為鳳兮，唾窮麟以為跛羊。松柏老而剪棄兮，喜植榆之驟長。」數語曲盡安石罪狀，可當爰書。又《摩崖碑賦》云：「苟執溫清之小節兮，不匹馬而北方，則千麾而萬旗兮，肯復效忠於耄荒。」又云：「迎上皇以來歸兮，呼長慶之歡聲。效南內其不祥兮，起膝下之天兵。使權臣其鼠變兮，何李父之貸刑？此殘碑之墮淚兮，與凍雨而交零。」兩段或抑或揚，尤深當肅宗功罪，史筆也。廉夫有《東維子全集》。

滄浪集

宋蘇舜欽子美《滄浪集》十五卷：首有歐陽序，古律詩八卷，誌狀二卷，書二卷，上書疏狀啟表二卷，記序雜文一卷。有南宋施元之跋，尾云：「《蘇子美集》十五卷，歐陽文忠公為之首序。子美在寶元、慶曆間，有大名，其文章瑰奇豪邁，自成一家。不幸淪落早世，故生平所著止此，而近時亦少見之，元之因俾鏤版於三衢。又得尚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，為子美作也。並附之左方。乾道辛卯六月己巳，吳興施某書。」

徂徠集

宋石介守道《徂徠集》二十卷，詩卷辯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，論二卷，書六卷，序一卷，記一卷，啟表一卷，石門吳孟舉〈之振〉所貽宋刻也。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，最詆諆者楊文公大年，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。其文倔強勁質，有唐人風，較勝柳、穆二家，終未脫草昧之氣。

蘇子美詩

《滄浪集》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：「拔身泥滓底，飄跡雲霄上；氣和朝言甘，夢好夕魂王。軒眉失舊斂，舉意有新況；爽如秋後鷹，榮若凱旋將。」一第常事，而津津道之如此，子美之早廢不達，已略可見矣。昔人議孟郊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」之作，子美何以異此？

皮陸

唐本《笠澤叢書》四卷，以甲乙丙丁為次，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，後有宋政和元年毗陵朱袞序，乃江西士夫家舊本，黃俞邰得之金陵餅肆中。自跋云：「出魯望手編，唐本古雅，殊可寶惜。予舊藏皮襲美《文藪》十卷，有襲美自序，宋柳開仲塗序，亦皮所自編也。凡《松陵唱和集》詩，二編俱不載。」

柳仲塗集

宋柳開仲塗《河東文集》十五卷，附行狀一卷，門人張景所編。其文多拗拙，石守道極推尊之，其過魏東郊詩，上擬之皐、夔、伊、呂，下擬之遷、固、王通、韓愈，殊為不倫。《東郊野夫傳》，開所自述，與《補亡先生傳》，常載集第二卷。又穆修《伯長集》，代州馮秋水方伯〈如事〉順治中刻之金陵，文拗拙亦與開類，詩尤不工。唐末宋初，風氣如此，其視歐、蘇，真陳涉之啟漢高耳。景，字晦之，避難逋竄，改姓名曰李田。所至題曰：「我非東方兒木子也，不是牛耕土田也，欲識我蹤跡，一氣萬物母。」景作柳集序，破題云：「一氣萬物之母也。」見《湘山野錄》。

龍標宮詞

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，皆用飛燕昭陽事，然予觀王少伯宮詞，如「平陽歌舞新承寵，簾外春寒錫錦袍」；「斜抱雲和深見月，朦朧樹色隱昭陽」；「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」，皆為太真而作，皆用昭陽事。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，不獨太白。

徐介詩

錢牧齋先生註杜詩，卷首附錄有《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》詩云：「手接汨羅水，天心知所存；故教工部死，來伴大夫魂。流落同千古，風騷共一源；消凝傷往事，斜日隱頹垣。」偶看王得臣《麈史》云：「熙寧初，調官泊報慈寺，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〈忘名〉詩，清苦平淡，有古人風。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：「水與汨羅接，天心深有存。遠移工部死，〈四五六句同〉江山不受吊，寒日下西原。」字句稍不同，蓋屯田即介也。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，疑有誤。

柳開論文

元盛如梓《恕齋叢談》載柳開論文曰：「古文非在詞澀言苦，令人難讀，在於古其理，高其意。」然予讀開《河東集》，但覺苦澀，初無好處。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？

刊書

《恕齋叢談》云：「書籍版行，始於後唐。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，《寰宇書目》備載之，雖為學者之便，而讀書之功，不及古人矣。且異書多泯沒不傳，《後漢書》註事最多，所引書今十無二三。如《漢武秋風辭》，見於《文選・樂府》、《文中子》，晦庵收入《楚詞後語》，然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不載，《藝文志》又無漢祖歌詞，不知祖於何書？」予按《五代會要》，後唐長興三年四月，敕差太子賓客馬縞、太常丞陳觀、太常博士段顒、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，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，召能書人端楷寫出，付匠雕刻，每日五紙，與減一選。漢乾祐間，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四經始鏤版。周廣順三年六月，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、五經文字樣各二部。顯德二年，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《經典釋文》三十卷，雕造印版，欲請兵部尚書張昭、太常卿田敏同校勘。葉夢得言：唐《柳玭訓序》言在蜀見字書，雕本不始馮道，監本始道耳。《河汾燕閑錄》隋開皇十三年，遣經悉令雕版，又毋昭裔有鏤版之言。蓋刊書始隋，暨唐至五代、宋而始盛耳。

吳曾

宋臨川吳曾虎臣著《能改齋漫錄》十五卷，虞山錢公註杜詩多引之。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，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，事涉謗訕。有旨：曾、顯文各降兩官。賴臣僚繳奏，孝宗明聖，黜顯文，其子送汀州編管。後京鏜愛其書，始版行，見《恕齋叢談》，著書之難如此。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，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。

文表

吳郡劉欽謨〈昌〉，成化中督河南學政，刻《中州文表》一書，表章元六家遺文，皆中州產也。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，附錄一卷。姚文公燧內集八卷，欽謨自跋云：「聞之李中舍應禎云：『文公集五十卷，松江士夫家有之，南北奔走，竟莫能致。此乃錄本，多殘缺，視刻本不啻十之二。』又云：『在百泉召見姚裔孫，鄙野質實，不復事儒藝，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，特寶愛，紙墨如新』云。」雍古馬文貞公祖常《石田集》五卷，跋云：「得之光州兵侍霍公〈予所見《石田集》十五卷，至元五年刊行〉，霍之居，即文貞故石田莊也。」又云：「馬中丞墓，在光州西南十五里，碑石趙孟頫書。」〈愚按文敏歿於元英宗至治二年，而文貞以順帝至元四年卒。是時趙前卒已久矣，疑必有誤，或是集趙書耳。〉許文忠公有壬《圭塘小稿》三卷。王文定公惲《秋澗集》六卷，跋云：「公之子公儀、公孺，公孺子以可，皆能文。而子孫墳墓，漫不知其所在。」孛術魯文靖公翀遺文二卷，跋云：「文靖有集六十卷，今多不傳。子遠死於忠，遠婦死於節。昌至鄧州閱士籍，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，猶自稱魯參政家云。」欽謨博雅好事，嘗撰《吳先賢贊》若干卷，此書尤可愛重。睢州湯潛庵〈斌〉學士出為江蘇巡撫，予語以當重刻之，惜未果。

授經圖

《崇文總目》有《授經圖》，其書不傳。明周藩西亭王孫，乃因章俊卿《考索圖》，增定之為四卷，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。圖首授經世系，次諸儒列傳，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。此書舊無刊本，大梁水後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。賴泉州黃俞邰家有寫本，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〈彝尊〉同較定，刻之金陵，其書始行於世。

呂衡州集

唐衡州刺史呂溫和叔文集十卷：賦詩二卷，書序一卷，表狀二卷，碑銘二卷，銘文一卷，頌贊一卷，雜著一卷。卷首有劉夢得序，末附柳子厚《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》。有跋云：「右《呂衡州集》十卷，甲子歲，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；戊辰，從郡中買得後三卷，俱宋本。第六、第七二卷均之闕如。越三年辛未，友人姚君章始為予錄之。因取《英華》、《文粹》照目寫入，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。」又云：「此本一照宋本鈔寫。第二卷聞砧已下十五首，宋本所無，案陳解元棚本鈔入。孱守居士書。」

左傳檀弓敘事

劉知幾云：「敘事之工，以簡為主。」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，杜蕢云：「辰在子卯云云，幾三四十言《檀弓》只以十七字盡之，云：「子卯不樂，知悼子在堂，斯其為子卯也大矣。」語益簡，味愈長，可為文章之法。歐、尹在洛，同作《雙桂樓臨園驛記》，永叔先成，凡千餘言；師魯止用五百許字，永叔服其簡古。他日誌師魯曰：「文簡而有法。」又云：「簡而有法，在《六經》中，惟《春秋》足當之。」可知簡字不易到也。又《類苑》載真宗御製《法音集》，詔學僧於傳法院箋註，楊大年充提舉。一僧註六種震動，幾三百字，大年都抹去；自下止二句曰：「地體本靜，動必有變。」其簡當若此。

馮班

馮班，字定遠，常熟人。博雅善持論，著《鈍吟雜錄》六卷。嘗云：「朱子言《禮》稱鄭康成，後儒不從也，卻用陳浩註。程子極信《詩》小序，後儒不從也，卻從朱子。」又云：「祝字有去聲，後人別作咒詛字，錢牧齋不知；訊誶是一字，王弇州不知。」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。定遠論文，多前人未發；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，太妄。

擬古

樂府古詩不必輕擬，滄溟諸賢，病正坐此。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、江淹。馮班云：「江、陸擬古詩，如搏猛虎，禽生龍，急與之角力不暇，氣格悉敵。今人擬古，如床上安床，但覺怯處，種種不逮。」此論良是。若傅玄《艷歌行》云：「一顧傾朝市，再顧國為墟。」呆拙之甚，所謂點金成鐵手也。王弇州云：「乎子四愁，千古絕唱。傅玄擬之，致不足言，是笑資耳。玄又有《日出東南隅》一篇，汰去菁英，竊其常語；尤可厭者，本詞『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大」，綽有餘味，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，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，以己意續貂，罰飲墨水一斗可也。」諒哉！

王慧詩

王慧，字蘭韻，太倉人。同年長源督學〈發祥〉之女，有雋才，所著《凝翠軒詩》一卷，極多佳句。閨詞云：「輕寒薄暖暮春天，小立閑庭待燕還。一縷柳花飛不定，和風搭在繡床前。」又五言如：杏花都掩屋，楊柳半垂溪。花陰依略杓，竹色卷瀟湘。風懷看綠柳，愁緒比黃楊。紈扇三春月，絺琴五夜霜。七言如：別去新篁方解籜，重來芳樹欲過頭。蕭蕭竹影遮紅藥，細細波紋映白魚。才過輕雷收筍箬，旋即新水試茶芽。一枝香供宜金屋，半醉紅扶待畫叉〈鶯粟花〉。楊柳溪橋初過雨，杏花樓閣半藏煙。淚淹紅袖傷離日，愁在黃昏細雨中。朱添小印思題扇，釧擘輕羅憶點籌。墻角紅殘桃結子，石盆青淺菊分芽。柳絮飛殘青滿徑，豆花零亂綠圍村。棠梨謝後猶花信，櫻筍過時已麥秋。幾處溪山留薜荔，一秋風雨在芭蕉。皆佳句也。又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，乃韓偓香奩詩，惜而賦絕句云：「麗情佳句有誰知？瞥見窗前字半欹。為惜風流埋沒甚，自攜紅燭拂蛛絲。」此等懷抱，亦非尋常閨閣所解。

借禪喻詩

嚴滄浪《詩話》，借禪喻詩，歸於妙悟。如謂盛唐諸家詩，如鏡中之花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如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，乃不易之論。而錢牧齋駁之，馮班《鈍吟雜錄》因極排詆，皆非也。

會昌一品集

李衛公一代偉人，功業與裴晉公伯仲。其《會昌一品制集》，駢偶之中，雄奇駿偉，與陸宣公上下。別集《憶平泉》五言諸詩，較白樂天、劉夢得不啻過之。

伊川尊詩小序

程伊川云：「《詩》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，如當時不作，雖孔子亦不能知，況子夏乎？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。」〈涇野雲，據此則小序不可改〉又云：「問小序是何人作？」曰：「但看大序則可見矣。」曰：「莫是國史作否？」曰：「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跡。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，故知其得失之跡；如非國史，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？使當時無小序，雖聖人亦辯不得。」曰：「聖人刪《詩》時，曾刪改小序否？」曰：「

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。」葉氏《習學記言》云：「作詩者必有所指，故集詩者必有所系。或記本事，或釋詩意，皆在秦漢之前。讀詩者以其時考之，以其義斷之，惟是之從可也。欲盡去本序，自為之說，失詩意多矣。」

題畫詩三則

往見倪雲林小畫，自題詩云：「蕭蕭風雨麥秋寒，把筆臨摹強自寬。賴有俞君相慰藉，松肪筍脯勸加餐。」又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：「梓樹花開破屋東，鄰墻花信幾番風。閉門睡過兼旬雨，春事依依是夢中。」末題云：「至正癸卯呈德機征君。」右二詩皆佳。

又嘗見《破窗風雨卷》，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：「一鐙風雨寒窗破，讀書不知秋怒號。怳如扁舟在江海，但覺四壁皆波濤。對床高臥無此客，倚劍長歌空二毛。曉看庭樹故無恙，千峰雲氣落青袍。」金蓋山人錢嶽題云：「敬亭山下讀書庵，破紙窗寒盡自堪。但怪蛟龍嘶匣底，不知風雨暗江南。雲橫黑海秋帆斷，花落彤樓曉夢酣。五色石崩天頂漏，須君手脫巨鰲鼇。」〈惟善，字思復，錢塘人。以《羅剎江賦》得名。號曲江居士，有《江月松風集》〉

又羅塞翁畫猿一軸，余鏗題云：「拋卻故山久，披圖眼忽明。老夫歸未得，說與曉猿驚。」韓性題云：「栗葉秋未黃，連臂撼山雨。白晝聞清啼，愁雲夢天姥。」數詩皆佳作也〈性，字明善，魏公八世孫，居紹興，卒謚莊節先生，《元史．儒學》有傳〉。

朱佐日

張杲景春《吳中人物志》云：「武后嘗吟詩『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』云云。問是誰作？李嶠對曰：『御史朱佐日詩也。』賜彩百匹。子承慶嘗為昭陵挽詩，入高等。由是父子齊名。」按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渙，之渙開元間詩人，《紀事》《詩話》亦不載佐日名字，張說不知何據？

鮑謝

唐鮑防，字子慎，襄州人。仕終工部尚書，工詩，與謝良弼齊名，時亦稱鮑謝。見《全唐詩話》。

耶律文正詩

元耶律文正《湛然居士集》十四卷，中多禪悅之語。其詩亦質率，間有可采者，略摘數篇：

「管城從我自燕都，流落遐荒萬里餘。半劄秋毫裁翡翠，一枝霜竹剪瓊琚。鋒端但可題塵景，筆下安能劃太虛？聊復贈君為土物，中書休笑不中書。」〈贈李郡王筆〉

「昔年萍水便相尋，握手臨風話素心，刻燭賦成無字句，按徽彈徹沒弦琴。風來遠渡晚潮急，雨過寒塘秋水深。此樂莫教兒輩覺，又成公案滿叢林。」〈寄平陽淨名院潤老〉

「班姬零落到而今，聞道翻身入道林。歌扇舞裙忘舊業，藥爐經卷半新吟。閑眼白晝三杯酒，靜對青松一曲琴。更看他年棲隱處，蓬山樓閣五雲深。」〈過武川贈仆散令人〉

「狐死曾聞尚首丘，悲予去國十年遊。昆侖碧聳日落處，渤海西傾天盡頭。君子雲亡真我恨，斯文將喪是吾憂。尚期晚節回天意，隱忍龍庭且強留。」〈過燕京和陳秀玉韻〉

「閑騎白馬思無窮，來訪西城綠髮翁。元老規模妙天下，錦城風景壓河中。花開杷欖芙蓉淡，酒泛蒲桃琥珀濃。痛飲且圖容易醉，欲憑春夢到盧龍。」「閑乘羸馬過蒲華，又到西陽太守家。瑪瑙瓶中簪亂錦，琉璃鐘裏泛流霞。品嚐春色批金橘，受用秋香割木瓜。此日幽歡非易得，何妨終老住流沙。」〈贈蒲察元帥〉

「河中春晚我邀賓，詩滿雲箋酒滿巡。對景怕看紅日暮，臨池羞照白頭新。柳添翠色侵淩草，花落餘香著莫人。〈朱淑真詞「無奈春寒著摸人」〉且著新詩與芳酒，西園佳處送殘春。」〈河中遊西園〉

「萬里西征出玉關，詩無佳思酒瓶幹。蕭條異域年初換，坎軻窮途臘已殘。身過碧雲遊極樂，手遮西日望長安。年光迅速如流水，不管詩人兩鬢班。」〈壬午元日〉

已上數作，頗有風味，皆從軍西域之作也。

儒將詩

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：「宋武臣能詩者賀鑄、劉季孫，為坡、谷深許；其後有劉翰武子、潘檡德久，尤為項平庵、葉水心所賞重。」明景泰中，有十才子，湯參將胤勣最著，予見其《東谷遺稿》十卷，了無可取。成化間金陵姚福者，世襲千戶，著《定軒集》、《避喧錄》、《窺豹錄》，及《青溪暇筆》若干卷。予嘗見《暇筆》草稿，福手書也，記軼事頗亦可喜，而論詩膚陋。如自記蔡琰歸漢圖詩云：「若使胡兒能念母，他年好作倒戈人。」所取彭三吾詠明妃詩云：「妾分嫁單于，君恩本不孤。畫工休盡殺，夢弼要人圖。」謂得風人之體，真三家村學究見識，可為噴飯！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《明詩統》，取一詩云：「君王莫殺毛延壽，留畫商巖夢裏賢。」腐儒所見略同乃爾！又明名將如郭登、戚繼光、陳第、萬表，皆有詩名。

香奩詩

「眉山暗淡向殘燈，一半雲鬟墜枕棱。四體著人嬌欲泣，自家揉碎砑繚綾。」楊廉夫香奩詩也，見集中。今訛作韓偓，非是。

仲殊詩

《漫錄》載僧仲殊詩云：「瑞麟香暖玉芙蓉，畫蠟凝輝到曉紅。數點漏移衙仗北，一番雨滴甲樓東。夢遊黃閣鸞巢外，身臥彤幃虎帳中。報道譙門初日上，起來簾幕杏花風。」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，東坡所謂蜜殊也。

歌行引

《炙輠錄》云：「歌行引本一曲爾，一曲中有此三節。凡始發聲謂之引，引者導引也。既引矣，其聲稍放，故謂之行，行者其聲行也。既行矣，於是聲音遂縱，所謂歌也。惟一曲備三節，故引自引，行自行，歌自歌；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，故不同也。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。今詩家分之，各自成曲，故謂之樂府，無復異制矣。」又姜白石《詩說》云：「載始末曰引，體如行書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螿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謠，委曲盡情曰曲。」

勇山

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：「一夜小勇山下夢，水如環佩月如襟。」坊刻訛作小孤，與本題

無涉。按《吳興掌故》，雾山，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。《易》曰「震為雾」，雾，花蒂也，《說卦》，山之東曰雾。此山在福山東故名，福山又名小雾山，與雾山相連接。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。予鄉華不註，不作跗解，亦與雾同義。

胡釘鉸詩派

《茶譜》記胡生以釘鉸為業，居近白蘋洲，旁有古冢，每茶飲，必酹之。忽夢一人曰：「吾姓柳，感子茗惠，教子為詩。」後遂名胡釘鉸詩。若然，則釘鉸詩派，乃本柳文暢耶？又《雲溪友議》：列子墓在鄭裏，有胡生，家貧，少為磨鏡鍍釘之業，遇名茶美醞，輒祭。忽夢一人，刀劃其腹，納以一卷書；既覺，遂工吟詠，號胡釘鉸。此一事而傳載異耳。

排律

唐人省試應制排律，率六韻，載諸《英華》者可考。至杜子美、元、白諸人，始增益至數十韻，或百韻。近日詞林進詩，動至百韻，誇多鬥靡，失古意矣。

吳惟信

宋吳惟信中孚，湖州人，寓吳嘉定之白鶴村。吳有糜先生者，於九經註疏，悉能成誦。嘗見中孚賦絕句云：「白髮傷春又一年，閑將心事卜金錢。梨花落盡東風軟，商略平生到杜鵑。」亟下拜曰：「天才也，老夫每欲效顰，則漢高祖、唐太宗追逐筆下矣。」觀此可悟作詩三昧。韓退之詩似論，蘇子瞻詞似詩。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，正此意也。

劉令嫻詩

梁徐悱妻劉氏令嫻，孝綽之妹，盛有才名。其祭悱文，清綺可誦。及讀《玉臺新詠》所載令嫻詩，如光宅寺云：「長廊欣目送，廣殿悅逢迎。何當曲房裏，幽隱無人聲。」又有期不至云：「黃昏信使斷，銜怨心淒淒。回燈向下榻，轉面闇中啼。」正如高仲武所云「形質既雌，詞意亦蕩」。勉名臣，悱名士，得此才女，抑不幸耶？

妄補古碑

昆山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，唐楊惠之所塑，旁二侍女尤佳。徐稚山紀其事，謂此像得塑工三昧，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。因思古人書畫詩文，寧闕疑不可妄補，皆如此。《西園雜記》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，王叔明所畫，歲久剝落，有遜齋子者補之，為方棠陵豪所譏，此今古通病也。近見秦中諸碑，如《九成宮》之屬，下方多刓缺，俗人輒以惡書補之，更數十年，真面目不可復識矣。